

新民晚报



你永远搞不掂你任意的人

在意这个词里面总透着一丝丝卑微，许多自信心满满的人都输在这道坎上。当然人性本就如此，被宠爱的方，哪怕人再好都会有恃无恐。于是我们说自己是败给了人性。

张欣

粉丝的内心里有无限冤屈，是非曲直一本明细，还从牙缝里省钱为偶像赎过身，一路受难一路守护。最终遭遇渣偶背叛，身心俱裂。然而一开始是自己选择了在意，那也真没什么好抱怨的，其实渣偶从来就没有变过，想让他变成自己心目中的崇高伟岸，凭什么。



我的一个朋友，工作做得好到无以复加，首先是人好有胸怀，其次是勤力忘我没什么私心，所以把一个半死不活的单位运营得风生水起。她疑惑地问我：为什么有人反而面露不悦神情。

我说人们往往记住的是当年如何帮助你这一壮举，你无论做得多好，只要不再伏低做小，说话也大大声他就不爽。这就是沉重的十字架，互相在意，都觉得对方言行不合理的尺度。

我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，在意的朋友或同事或合作伙伴，答应下来的一件事必定倾注心血，做得认真周密、费时间用力，最终厚厚的文案发过去，居然连收到两个字都没有。我终于明白了自

己并不重要，别人也没有当真。还是互不在意为好。

这样一想人就会轻松下来。信任、责任这种词，重，背不动。不在意大概就不累了。

感情上的事就更是如此。通常特别在意换来的都是百般挑剔，似乎越在意就越被嫌弃，无论男女，不问西东。

所以我主张在感情上洒脱些，不必太在意。碰上在意你的那是造化，好生珍惜，懂得领情。碰上对自己无感的人也不必反复纠缠，成为别人生活中甩都甩不掉的大包袱，这又何必。

也许有人会说伊是我命中的冤家，前世的孽债，今生的劫难，根本绕不过去，必定要来一疑情感上的生死大战，想不在意根本做不到。好吧，那也请清醒地堕落，保留一点自重。

人性的弱点太多，几乎不胜枚举，其中之一就是把自己看大了，以为只要肯下功夫就没有搞不掂的人。后来才发现自己微不足道——若别人并不在意，我们什么都不是。

人活得轻盈一点，干净一点，总是好的。

你看王菲，她在意过什么，她又缺过什么。

做的不是上海葱油饼！女儿嗯了一声，答是个网红葱油大饼，可好吃了，想吃了很久。

我免不了啰嗦，述说上海那小小的葱油饼又香又脆，要用油酥，放大量

亲生的

孔明珠

葱，里面有一块块猪油，妈妈从小吃到大。你做的是东北葱油大饼哇，哪能与上海葱油饼比啊？女儿像没听到一样，不受干扰，继续揉面，等待发面，老人悻悻然住口了。

我在美国不会开车，不会讲英语，与文盲差不多。那天家人开车出去办事，把我丢去日本超市，好歹我会一点日语，成功买回来面粉，却不料发错面粉买错成泡打粉。星期天早上，女儿在我眼睛余光监视下，打开手机在一个APP上按着方子和面，只见她弃用泡打粉，自行用美国酵母粉发面团。我瞥到手机图片上一个大如月亮的大饼，惊到了，说，你

的心，可不是嘛，我也不是笨人，好歹在日本两年，没缴学费也学会了日语，为什么几十次三十番买了书，报了班，收听了广播，学英语就是不会，要求不高，会说几句就行，为什么那么难，可不就是没有找对老师找到方法！试听了两段，立即付款买了课程，每天一得空闲就塞耳机学习呢。

听了会儿累了，我弯到厨房看女儿的葱油大饼发得怎么样（迟迟不发起），女儿表扬我说，终于认真学英语啦，我10年前就让你学英语，学开车您就是不听，如果当时坚持下来，现在……吧啦吧啦像极了刚刚数落她的样子。我不禁“噗嗤”笑了出来，说，真的哦，你英语这么好，我怎么没让你教我，还掏钱买课程。不过，据我知道，英语老师的孩子英语都是别人教的，钢琴家的孩子大多教不好自己的，著名作家的孩子当成二代作家也不是家长手把手教的，顶多算个耳濡目染。你做葱油饼不听我的，我学英语不听你的，都高看别

人低看自己人。女儿哼说就是，伯克利毕业有啥稀奇，我们家不是有嘛！还一天到晚“四大四大”地说别人家的孩子怎么精英，我同级孩子全“四大”出来的，我手下哪个不是UCCLA毕业！

又想起以前三毛讲自己在外面崇拜者很多，在家小辈都不当回事，随便便带本同学朋友买的三毛著作让她签名，还嘀嘀咕咕好麻烦的样子。

这次我到女儿家带了本自己的新书，相识地悄悄插进书架底层。一天女儿看到书没拆塑封，说，咦就这样名也没有签名吗？把我乐得赶紧去写满一页，签名画押。

葱油大饼花了一上午做成了，厚厚的，占满最大号平底锅，我看不惯女儿笨手笨脚的样子，去帮助翻面，烙成金黄色美饼，全家足足吃了三天。

审哑贼

对聋哑罪犯进行审问，是上海端掉所有哑贼窝点的重要过程。

侦查员现场抓贼，按规定都得给犯罪嫌疑人戴上黑色的头套，嫌疑人带到车站路临时收押房，只等开庭供述。

十分蹊跷，这帮“哑贼”与现场抓捕来的嫌疑人全然不同，个个坚不吐实。“蟋蟀”抓进盆里，此一时，彼一时，他们中间肯定有个掌门的老大，谁“开牙”谁将来就没好果子吃。

我也上阵，带了一个手语翻译老师，挑了一个“哑贼”过堂审问。

手语翻译是公安分局常年聘请来的退休女老师，姓莫，慈目善面，自然让人信任。莫老师将我一番苦口婆心的开导传递过去，那“哑贼”只是紧锁眉头，并无触动。两个时辰都过去了，审讯陷入僵局。

穷凶极恶的犯罪嫌疑人我见多了，再硬的“骨头”也啃过，竟在区区一个“哑贼”面前跌下马来。突然，我发现羁押室杳杳里有个“哑贼”满地打滚，嗷嗷直叫。那“哑贼”也是侦查员的疏忽，进来时没卸掉头套，几近夜半，怕是痛苦难捱。

我唤莫老师过来，问那个“哑贼”有何不适？岂料，莫老师惊喜道，那“哑贼”要坦白交代罪行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。

事情没我想的那么复杂。“哑贼”事后坦言，聋哑人失聪而不能言语，与外界的唯一信息通道是眼睛，除非睡觉，不让他看外界，只消半日便不知所措，情景比死都难受。一般，“哑贼”在行里犯了规矩大忌，老大二话不说，吩咐手下绑人，蒙住你的双眼，不给吃喝，拳脚伺候，他们都怕这招“家法”。

朋友的女孩子是公认的网购达人。我问她：“听说你去年一年网购花去3万元，都说网购的选择最花时间，你怎么耗得起这么多时间？”她得意地说：“很简单啊，看哪个货品成交量多就选哪个，开始还看看评论，后来连这也免了。”

我说：“你不知道吗？那些成交量不完全真实，有的是店家让人帮着刷出来的？”她愕然。我又问：“你认为你网购花去这么多钱都是合理的吗？”她说：事后想想，像“购物满百元包邮”“买三送一”都会让我买下多余的物品，看起来省钱实际反而多花钱；享受店铺VIP优惠待遇后少了货比三家的自由，同样多花钱……“那你在收到不满意的货品后怎么处理？”“不满意不等于完全不满意呀，一般我不退货，退货太麻烦，还得承担快递费。买的鞋尺码不对我就送人，衣服小了就收藏起来，等哪天减肥成功后再穿。”

我大笑：“对！购物无论对错，高兴就好，祝你购物愉快！”



正午 (油画) 奚赛联

队长心里纳闷，局里没人同“哑贼”有瓜葛，多半有哪个环节出了纰漏，惊动了狡诈多疑的“哑贼”？

永平队长是个有事不过夜的“夜猫子”，夜阑人静，案牍劳形，独自梳理“哑贼”几个骨干的往来信息，终于在杂乱无章的信息中，甄别出一个可疑电话。

翌日，永平派员蹲在哑语翻译莫老师的家门口。黄昏时分，莫老师出门同一个聋哑人进了一处茶馆碰面，临走时，莫老师收了聋哑人的一叠钞票，两人欣然而散。

内贼竟然是莫老师，让大家目瞪口呆，个个脊背生凉。想不到目慈面善的莫老师居然也给“哑贼”拖下水去，莫老师给“哑贼”通风报信，贪财自虐，获刑三年，罪有应得。捕捉“哑贼”骨干意外受挫，但是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永平队长重整旗鼓。

十月伊始，永平队长和他的伙伴们摩拳擦掌，全身心地关注“哑贼”的行踪，终于发现“小偷公司”的几个骨干成员潜入黄浦一家宾馆内，预订了三天后的“宴席”。

永平判断，“哑贼”视这个季节为“开瓜收割”的旺季，“宴席”多半会是“小偷公司”酝酿策划罪恶的聚会。泽强局长和我想在

日常记

曹山
白日偷闲床上眠，手机已收稿子钱。黄昏麻雀窗外叫，夜来露水催花眠。

碰杯声过后，“哑贼”们猴急一般，狼吞虎咽起来。

大厅陡然陷入一片漆黑。那是“蒲公英”行动开始的信号，“哑贼”蒙然，乱作一团，侦查员风驰电掣般冲入宴会大厅，将四周围得水泄不通，顷刻间，“哑贼”纷纷束手就擒。

在老大的宾馆客房里，侦查员搜查到一个账本和一叠“培训手册”，上面有每个“哑贼”日常扒窃作案的业绩，“培训手册”上印着相关法律法规，每条都注明如何应对的法则。

这群“哑贼”押解至公安分局的临时收押房，永平让我见他们的老大，我一愣，脑中须臾映出那日城隍庙财神殿里跪拜求佛的年轻人，一时恍然大悟。

“蒲公英”行动，一网打掉了作恶多端的“哑贼小偷公司”，老大被判刑13年，其成员大都被追究刑责，法院也按照共同犯罪定罪量刑，凸显了打击集团犯罪的效应。

生死不许

大千世界，无奇不有。要说这世上有什么地方不许人在它那儿死，更有甚者还不准新生儿在它那儿出生，你信吗？还别不信，这世上还真有这么一块地方，它就是朗伊尔城——世界上唯一一个判定死亡违法、不让新生儿降生的城市。

因何会有如此不近人情的规定。挪威本土实行高税收、高福利政策，但在斯瓦尔巴实施的却是低税收、低福利。1995年斯瓦尔巴最高行政管理机构通过《驱逐或拒绝进入斯瓦尔巴规定》，称总督府有权拒绝没有足够经济来源的人进入当地；如果你找不到房子、找不到工作，请必须在限定的时间内离开；如果退休了无法照顾自己，也请立即离开；孕妇临产前一个月也必须离开。在奥斯陆街头，我们看到拄着拐杖的老人比比皆是，但在这里见到的大多是青壮年。在朗伊尔医院，医生告诉说只有8个床位，主要用于急救。这些看似不近人情的决定，全因这里过于严苛的自然生存条件。长年低温，气候恶劣，冰源上几乎寸草不生，更别说发展农牧业了，岛上工作生活所需的衣食住行等等一应必需品都要从岛外运进来。

因此，岛上对垃圾的处理规定也十分严格。由于北极地区生存环境非常脆弱，一旦遭到破坏就很难再恢复，因此，挪威政府在这里颁布实施了一系列近乎严苛的环保法令。相较于上海方兴未艾的垃圾分类，这里的垃圾分类就达25种之多，除了餐厨垃圾就地掩埋，其余垃圾都必须运到挪威本土处理。

依据前述规定，你可以在这里自由生活，做你想做的许多事，但是绝不允许你在这儿结束生命。除非猝死，否则重、绝症病人和年龄大的老人必须离开朗伊尔，去挪威本土的医院和养老院接受治疗 and 养老。生老病死乃人之常情，迫使当局做出这一不近人情举动的，也是绕不开斯瓦尔巴过于严酷的自然环境。

由于长年低温，地表之下基本都是冻土层，就像一个天然大冰库，埋在地下尸体根本不会自然腐烂，细菌轻易也不会死亡。一旦传染性病毒细菌繁衍扩散，就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性后果。因此，只要病人还有一口气，哪怕你病得再重都要千方百计让你离开朗伊尔，送回挪威本土救治。

如此一来，能死在朗伊尔还是一种特别待遇。在岛上唯一一块插着白色十字架的墓地，有7个年轻矿工长眠在这里。他们是上个世纪初，肆虐欧洲的“西班牙流感”传到斯瓦尔巴后的受害者。据说，1998年有科学家从冻土层的遗体中还提取到了珍贵的病毒样本。可见，虽已过去90多年，在这极寒天地里，可怕的病毒依然顽强地活着。看来，朗伊尔城之所以实行如此绝情的“生死不许”政策，看似无情，实则有理，其目的就是为了让生活在这偏远之城、气候恶劣环境下的人们能够有一个相对安全的安身立命之地。

极致北极 种子库就如一个天然大冰库，常年保持-18℃，明请看本栏。

